



册府元龟
卷之百四十一
至四十三

13
849
50



門 3
849
卷 50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一

念良臣 抑外戚 尊外戚

念良臣

良臣之於君也有股肱之喻有腹心之寄故存則倚
任沒而追思此哲王之所同也漢氏而下乃有懷其
勳烈念其才德形於震悼發乎嘆喟以至申命文學

頌其畫像親枉輿駕臨其館舍或哀述其懿範或存
記其讜言稱詠發于章句賙賻越於彝等逮夫罷宴
停景驚食流涕靡涓日而發哀遙望車而增慟極云
亡殄瘁之痛深勅遺界予之嗟斯足以篤愛賢之心
厚同體之義者傳所謂聽鼓鼙琴瑟而必有所思焉
其是之謂矣

漢成帝時西羌嘗有警帝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
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充國宣帝時
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

後漢光武時祭遵爲征虜將軍屯隴下建武九年春
卒於軍光武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
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
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旣葬車駕
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
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帝數
嗟嘆衛尉銚期見帝感動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
不已羣臣各懷慚懼
祭彤爲太僕坐伐北匈奴逗撓下獄免嘔血死帝雅
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其疾狀嗟嘆者良久
焉

賈復與五較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

明帝永平四年郭丹為司徒坐事免卒於家後帝回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喬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

鍾離意為僕射以上疏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

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章帝建初三年光祿大夫周舉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以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間以光賢哲故公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伯夷史忠諭隨管隨食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物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垂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

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靈帝時楊賜為太尉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
 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時在
 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
 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搔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
 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
 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
 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
 事留中後帝乃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
 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

戶

獻帝時尚書令荀彧卒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讌樂

祖曰謂祭祖神之日因為廢樂也共
 工氏之子日脩好遠遊祀以為祖神

魏太祖時郭嘉字奉孝為軍祭酒深見委遇會疾篤
 帝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
 年皆孤輩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
 中年夭折命也夫又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
 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
 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凝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
 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

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嘗言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其論計之當先定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名推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

傳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又表於天子曰臣聞懷忠寵賢必當身念功繼續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侯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

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
 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
 取睢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眾踰越險塞蓋定烏
 丸震威遼東以梟表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
 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錄嘉方將表顯短命早
 終上為朝廷欽惜良臣下自壽恨喪失奇佐宜追增
 嘉封并前千戶褒亡
 為存厚往勸來也

王粲字仲宣為侍中從征吳道卒二子為魏諷所引
 誅後絕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嘆曰孤若在不使
 仲宣無後

荀攸字公達為尚書令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
 涕令曰孤與荀公達周游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
 真賢人也

明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高堂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晉武帝時太保睢陵公王祥薨時文明皇太后喪始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歎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

劉毅爲青州大中正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卽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及薨武帝素

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沾鬚髮皆爲冰焉

李喬爲司徒薨武帝後思其清節詔曰故司徒李喬太嘗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喬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

惠帝時稽紹爲侍中成都王舉兵向京師帝出禦之紹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惜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之

明帝時王廙爲荊州刺史及卒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世將廙字復至於此並盛年

雋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鯤遠有識致

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視盡如何

成帝時劉超爲右衛將軍爲帝所親遇蘇峻之亂超侍帝石頭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持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繇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命之不已詔遣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

穆帝時荀羨爲兖州刺史鎮下邳以疾篤解職升平

二年卒帝聞之嘆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

後魏太武監國以穆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泰嘗八年暴疾薨帝親臨其喪悲動左右及卽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慙慙以爲自秦以來佐命勲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其見稱如此

于栗磾爲鎮南將軍卒栗磾自少治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

屈桓爲鎮東大將軍歷官公正帝信任之真君四年
隆馬卒時太武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太武甚
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
贈征西大將軍

崔浩爲司徒浩死後太武北伐時宣城公李桓疾篤
傳者以爲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
曰朕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孝文時李冲爲僕射卒葬於覆舟山後帝車駕自鄴
還雒路經冲墓左右以聞帝時臥疾望墳淹涕久之
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勳簡朕心不幸歿逝託

墳邛嶺旋鑿覆舟盼睇瑩域悲仁惻舊有慟朕哀可
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敘冲
亡沒之故言及流涕

孝明時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薨車駕親臨
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臧嘗膳言則追傷
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

孝莊帝時李苗爲冠軍將軍討爾朱世隆於河南橋
左右盡死浮於河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
當應更立奇功

後周太祖時蘇綽爲大行臺度支尚書卒於位帝痛

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詔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
 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
 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維谷
 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
 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
 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若愚謂宜從儉約以
 彰其美太祖稱善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太祖
 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酌酒
 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
 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其定天下不幸遂捨我

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
 祭以太牢太祖自為其文

劉亮為車騎大將軍東州刺史卒喪還京師太祖親
 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

隋文帝時劉行本為太子左庶子太子虛心敬憚未
 幾卒官帝甚傷惜之及太子廢帝曰嗟乎若使劉行

本在男不及此

又裴政為太子左庶子多所規正見
 稱純終出為襄州總管卒官及太子

廢高祖追憶之曰何遣裴政劉
 行本在共輔弼之應不令至此

王韶字子相為晉王并州行臺右僕射秦王俊為并
 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

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繇汝耶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徃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人日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帝曰其直言規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

元巖爲蜀王秀益州總管長史王性好奢侈憚巖爲人每循法度巖卒之後王漸致非法寮佐無敢諫正者及秀得罪帝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柳裘開皇初爲曹州刺史高祖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卽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

煬帝時長孫晟爲右驍衛將軍卒帝深悼惜之賜贈甚厚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元壽爲右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後帝追思之擢子敏爲守仗史舍人

唐高祖武德中許紹爲陝州刺史行軍總管趙郡王
孝恭之擊蕭銑也復令紹督兵以圍荊州會紹卒帝
聞而傷惜爲之流涕

太宗貞觀四年尚書右僕射杜如晦薨帝手詔著作
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
念勲舊痛惜于懷卿體吾此意爲製碑文也後因食
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置之靈座焉後
賜房玄齡黃銀帶因謂玄齡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
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泫然下泣以黃銀辟惡恐爲鬼
神所畏令取金帶遣玄齡親送于靈所其後帝夢見

如晦若平生及旦以告玄齡言畢歔歔侍衛莫不掩
涕因遣送御食以祭焉明年如晦忌日帝復遣尚書
官至第慰問妻子其國官府佐皆不之罷終始恩遇
未之有焉

六年襄州都督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
有司奏言陰陽書曰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爲流俗所
忌帝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于中安避辰日遂
哭之

十二年弘文館學士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虞
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寔當代名

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也未幾作詩一篇追思往古興亡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朕之此篇將何所視因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而焚之真世南神識感悟

十六年太子太師魏徵薨帝追思不已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十八年宴司徒長孫無忌以下十餘人於丹霄殿各賜以獬皮右衛大將軍薛萬徹豫焉帝意在賜萬徹而誤呼其兄萬均愴然不樂曰萬均朕之兄舊不幸早亡朕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嘆是歲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卒帝素服哭於雒陽苑甚慟

十九年車駕征遼中書令岑文本卒帝親臨視撫之流涕其夕帝聞巖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但今宵夜警所不忍聞遂命停之

溫彥博爲中書令薨太宗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

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
致天性靈

姜確爲左屯衛將軍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督兵攻
蓋牟城中流矢而卒時年五十一太宗甚哀悼之爲
五言詩曰鑿門初奉衛伏節始臨戎振鱗方躍浪騁
翼正凌風未展六騎術先虧一簣功防身不足智徇
命有餘忠悲驟嘶向路哀笳咽遠空悽涼大樹下流
悼滿深衷時人榮之子暎嗣以確死王事拜朝散大
夫

高宗總章二年司空因國公李勣薨帝謂左相姜恪

等曰貞觀之初勣已經事朕在苒之間四十餘載歲
月旣久情素可知此人奉上忠貞事親孝謹執心平
直終始不渝歷事三朝未嘗有過自古賢臣罕有其
比忽此殂逝痛惜良深此公爲性廉慎不營產業今
旣亡歿當無餘財所有賙賻務令優厚因泣下久之
開耀元年十二月太子少保郝處俊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荊州大都督帝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
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翫雖極知無益然嘗
人不能抑情棄捨皆好尚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
始不渝雖非元勳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

國忘家今既云亡深可傷惜卽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祭以少牢

玄宗開元八年右散騎常侍權元暉卒帝震悼久之謂宰相宋璟蘇頲等曰元暉碩儒且有德業朕蚤所師習每用尊崇三史九經前言往行有可以裨益時政規正朕躬未嘗不瞭瞭切論昨聞其屬纊之時唯以修書爲意永念其逝寔軫于懷庶事宜皆優厚十五年蘇頲卒其葬日帝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中路還宮

二十二年八月追贈故大理卿袁仁敬爲越州刺史仁敬修身簡儉爲政以清介稱帝思其爲人乃詔褒贈

肅宗時辛雲京太原節度回紇畏之數年無烽警之虞卒肅宗爲之流涕後宰臣子儀元載等見帝言及雲京法然久之

代宗大曆中宰相楊綰薨帝驚悼久之詔贈司空仍宣言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奪我揚綰之速也甫及大斂與卿等悲悼同懷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來未有其比

德宗興元元年二月在奉天贈故永平軍節度行營

兵馬使右散騎嘗侍兼御史大夫武威郡王賈隱林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隱林累有殊功性頗朴直初奉天圍解百寮稱賀隱林抃舞因質言曰朱泚奔遁臣下大慶此皆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帝虛懷納之及是思其讜言功效故褒贈有加焉仍贈絹百疋米百石喪官給

貞元元年八月西平王李晟旣卒時初城鹽州復鹽池帝賜宰相新鹽惻然思之命致鹽於靈座又特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帝

喜見於色九月以贈太師李晟薨日近罷九日宴會十一年十一月辛亥以前太子賓客李愿爲左領軍大將軍李憲爲右威衛大將軍依前兼中丞皆太尉晟之子以免喪故晟諸子同日授官者凡九人景辰李愿及諸弟等九人召見於延英帝見愿等惻然久之曰朕雖在此嘗念卿等追懷勲舊何日忘之卿等咸善居喪或出於等倫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帛三十疋

張弘靖爲監察御史時德陽公主下嫁治地將侵弘靖家廟弘靖拜章陳情具述祖考之德

弘靖祖嘉貞相玄宗父延

賞相德宗慰撫之不令毀廟

憲宗元和四年覽貞觀故事見侍中魏徵諫諍匪躬
詔令京兆尹訪其子孫及故居其居在永興坊已質
賣更無魏姓折爲九家矣帝愍之出內庫錢二百萬
購之以賜其孫稠及善仍禁其質賣

文宗開成四年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歸第帝思其
勲舊勞問賜與中使旁午仍形於詠言御札及聞度
已薨歿帝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於靈座

周太祖時翟光鄴權知京兆尹光鄴卒帝初聞訃至
慘然驚嘆曰天不助余爲治賢良之臣遽此奄忽非
獨予之不幸亦民之不幸也傷哉

世宗顯德六年三月樞密使王朴暴卒帝聞之駭愕
卽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

抑外戚

王者膺天祿之重履至尊之勢非獨內德茂也蓋有
外戚之助焉其所繇來尚矣然而地居貴寵家承豐
富驕侈不期而自至禮度因縱而致敗自非見之於
未朕防之於將然苟以免夫禍機而緩乎吉祿者矣
故有挺英果之斷躬哲惠之美志絕乎私愛慮極乎
幾深避閭闔之嫌疑名器之重察其才智鑒乎古昔

但加體貌之禮莫參帷幄之議至有為惡自敗寘之於典刑簡身無狀申之以教督抑損斯在懲艾兼至用能恢至公之道符大中之訓垂之嘉話為方來之軌範焉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祖時大臣餘見無可者見謂見在之人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

宣帝后霍光女也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帝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光妻顯謂其子禹雲山曰汝曹不務奉大將軍

餘業曹輩也今夫給事中他人一間汝能復自救邪會

魏大夫為丞相數宴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入出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自若猶言如故也帝令

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來往謂各各得盡言於是霍氏甚惡之

元帝時馮野王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帝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定其高下之差

也而野王行能第一帝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比例比音必媚之乃下詔曰

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

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
譚是也其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
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
以女寵貴我兄弟獨賤野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
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
秩出爲上郡太守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
氏潛盛營內悒悒卽帝位多欲有所規正封拜丁傅
奪王氏權

後漢光武時馮衍與外戚陰興陰就交結帝懲西京
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
明帝永平中馬援女立爲皇后帝圖畫建武中名臣
列將于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
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馬防以
特進就第多牧馬畜賦斂羗胡帝不善之數加譴勅
所以禁遏甚備繇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曰郎
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
難之

閻章永平中爲尚書以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
久次當遷以重職帝以後宮親屬竟不用出爲步兵

拔尉

魏太祖初下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爲別步司馬后嘗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爲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爲是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又詔曰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違背天下共誅之

文帝黃初中欲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按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

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者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

後魏孝文時李比思皇后從父鳳之子也爵相人侯弟安祖浮陽侯典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旣無殊能今且可還後列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並去軍號唐德宗貞元六年閏四月詔原富平令侯遵罪停其官初遵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糞兩車愆期或譖毀

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絕之載所負之直不過數千而罰之三百貫又桡禁拽辱焉載妹壻昭德皇后弟王果奏言帝命御史臺鞫之具款伏宰臣董晉竇叅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爲巨蠹侯遵峻其懲罰頗越嘗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貶吏故有是命

憲宗元和元年九月戊戌詔曰公主郡主駙馬等所養鷹鷄按放但於城南不得輒越者界其故違者府縣切加簡察錄名聞奏

十二年十二月以駙馬都尉張克禮鄭何劉士涇等並停正官慮以戚屬不脩官業故也

文宗開成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延安公主衣裙寬大卽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澣待罪勅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竇澣宜奪兩月賜錢

宣宗大中五年八月庠子勅曰應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役徵科如邑司擅行文牒隱庇蕪藏匿要人便委諸軍諸使及府縣當時捕捉收禁聞奏其邑司官吏及印本緣徵封湏行文牒今卽便因

他事攬擾府縣自今以後除徵封外如緣公事並令邑司申宗正寺寺司與酌量公事行牒其邑司並不得擅行文牒

尊外戚

春秋褒紀侯之義大雅詠申伯之思蓋外戚之尊其所由來者尚矣肇自周室降及漢家厥政彌文其制增重崇母后之族貴皇嬪之親慶延祖考寵被存沒或追崇名謚建置寢園或茂錫珪璋大啟土宇盡飾終之禮以賁於泉扃極加等之榮以光其門閥蓋王者展因親之孝重齊體之道焉然能抑河潤之勢監肺腑之私時中而行蓋可宗也

周桓王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故先褒為侯一云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故封之百里蓋以為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漢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后父呂公為臨泗侯

文帝即位薄太后母前死葬櫟陽北帝乃追封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

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

文侯園儀 又景竇皇后景帝母也親早卒葬觀津薄太后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

安成夫人令濟河置園邑二

武帝即位尊皇太后帝母景帝王后母也母臧兒為平原君追

尊皇太后父仲為共侯仲槐里人也槐里起園邑二

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

侯法

昭帝即位追尊皇太后帝母武帝趙婕妤好也外祖趙父為順成

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上官安上官皇后父祖將軍桀子也初安女入為昭

帝婕妤安為騎都尉月餘立為皇后安以后父封桑

樂侯遷車騎將軍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

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宣帝地節三年求得悼后帝母史皇孫王夫人也母王媪制詔

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

一千為湯沐邑追賜外祖王廼始謚曰思成侯詔涿

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

君薨謚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

南置園邑長丞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

故曰罷涿郡思成園

許廣漢宣帝許后王父也帝即位歲餘封為昌成君

後封為平恩侯位特進廣漢薨謚曰載侯葬南園旁

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王奉光宣帝皇后父也后立帝封奉光為邛城侯元
帝即位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長門南園邑二百
家長丞奉守如法

元帝即位以太子母王妃為婕妤封其父楚為平陽
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楚位特進永光二年薨謚
曰頃侯

成帝許皇后父平恩侯嘉元帝舅也嘉自元帝時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八九年矣及成帝立久之以
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謚曰恭侯

趙臨成帝趙后父也后初入宮為婕妤帝封臨為成
陽侯

哀帝傅皇后定陶傅太后從弟子也哀帝即位傅太
后封傅妃父晏為孤鄉侯傅氏既盛安寂尊重

後漢光武郭皇后父昌真定人仕郡功曹娶真定恭

王女號主

恭王名普景
帝七代孫

建武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

帝親臨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與主合葬
追贈昌陽安侯印綬謚曰思侯

陰隆光烈陰皇后父也南陽人建武九年追爵謚隆
為宣哀侯

樊重光武外祖也建武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

祀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

章帝竇皇后父勲大司徒融孫也建初七年追爵謚

勲安成思侯

和帝永元九年追尊貴人

帝母章帝梁貴人也

為恭懷皇后制

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

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

於前世太宗中宗是有舊典

太宗文帝中宗宣帝

追命外祖以

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

順成侯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

中謁者與憑及扈備禮西迎竦喪

竦死漢陽獄故西迎也

請京

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於恭懷皇后陵

旁帝親臨送喪百官畢會

鄧訓鄧皇后父也為護羌校尉永元二年卒官十四

年后立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

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中宮自臨百官大

會

安帝永初元年爵號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供湯沐

邑

安帝元初二年立閹貴人為皇后二年以后父侍中

暢爲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戶四年卒謚曰文侯延光元年追尊后母宗爲榮陽侯

宋楊女爲章帝貴人安帝之祖母也安帝卽位追封謚楊爲當陽穆侯

順帝梁皇后父商恭懷皇后弟葉氏侯雍子也爲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三年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校尉陽嘉元年女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卽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

封君贈卹綬

桓帝鄧皇后父香和熹皇后從兄子也后立帝追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卹綬封后母宣爲昆陽君宣卒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

竇武扶風平陵人桓思皇后父也延熹八年后初入掖庭爲貴人帝拜武郎中其冬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更封武爲聞喜侯

靈帝建寧四年宋皇后立帝拜后父鄴執金吾封不其鄉侯

何真南陽宛人靈思皇后父也后以選入掖庭光
三年立爲皇后明年追號真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
侯因封后母興爲舞陽君

獻帝伏皇后父完爲侍中興平二年后立完遷執金
吾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同三司

魏明帝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
追封帝母文昭甄皇后父上蔡令追謚曰敬侯

毛嘉河內人明悼毛皇后父也太和元年后立明帝
拜嘉騎都尉進爲奉車都尉又封博平鄉侯遷光祿
大夫

卞廣文帝母武宣皇后祖父明帝太和四年追謚廣
曰開陽君侯后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爲恭
侯夫人皆賜卹綬

郭永安平廣宗人文德皇后父也明帝太和四年追
謚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青龍三年又追
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使使者奉策
祠以太牢

齊王甄后文昭皇后兄儼孫女也后立父已沒帝封
后母三人樂鄉君

郭滿西平人明元皇后父也齊王卽位追封謚滿爲

西都定侯太后母杜爲郟陽君

高貴鄉公卞后父隆武宣皇后弟秉孫也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侯妻王爲曰陽鄉君追封隆前妻留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

陳留王卞后父琳秉弟蘭子也后立時小已歿封大妻留曰上陽鄉君

晉武帝泰始九年追贈景獻羊皇后母漢左中郎將蔡邕女陳留蔡氏爲之陽縣君謚曰穆

王肅妻羊氏武帝母文明王皇后母也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

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王肅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頽喪統嗣撫育衆裔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啟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殞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烝烝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爲平陽靖君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言渭陽之感

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為鄉君邑各五百戶
太康七年追贈后祖母夏侯氏為滎陽鄉君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初事魏為通事郎早卒武帝
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謚曰穆皇后終于明光殿詔
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殞殂
痛惜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入有
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未有言近垂困
說此意情益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
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謚母趙氏為縣君以繼
母段氏為鄉君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

亡者有知尚式嘉之

楊駿武悼皇后父也為鎮軍府司馬武帝以后父超
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惠帝即
位進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

惠帝賈皇后父充為太宰魯公薨帝即位充廟備六
佾之樂母郭氏為宣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
禮

羊玄之惠帝羊皇后父也初為尚書郎帝以后父拜
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嘗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
射加侍中進爵為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

討玄之為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明帝卽位追贈元敬虞皇后父故南陽王文學豫為散騎嘗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又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為邛陽縣君

庾琛明穆皇后父也為丞相軍諮祭酒卒官明帝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

成帝恭杜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襲封當陽侯為丹陽丞卒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后母裴氏封高安鄉君至孝武帝崇進為廣德縣君裴氏壽考號曰杜姥

康帝卽位徵拜褚皇后父豫章太守哀為侍中遷尚書封后母謝氏為尋陽鄉君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帝幼冲未親國政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軍錄尚書事永和五年卒贈侍中太傅謚曰元穆六年正月帝臨朝以哀喪故懸而不樂十二年正月帝臨朝又以哀妻皇太后母喪懸而不樂

穆帝卽位徵拜何皇后父準散騎侍郎不起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哀帝卽位贈王皇后母爰氏爲國安鄉君

孝武寧康初追贈簡順王皇后父故光祿勳遐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嘗侍

王蘊孝武定王皇后父也爲吳興太守定后立蘊以
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封建昌縣侯蘊不肯
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鎮
于京口徵拜左僕射遷丹陽尹復爲都督浙江東五

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太元九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

安帝卽位追贈王皇后父故中書令獻之侍中特進
光祿大夫

恭帝褚皇后父爽爲義興太守早卒帝以后父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

後魏道武慕容皇后立母孟爲溧陽君

文成和平二年追贈母閭后祖父延襄康公成定襄
懿王

馮熙文成馮皇后父爲太師內都太官文成母詔熙

上書不臣入朝不拜孝文太和十九年薨于代將塋
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
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羽葆鼓吹皆依晉太
宰安平王故事

宣武立高貴嬪為皇后八座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
郡君

高颺宣武母文昭皇后父也景明中贈颺左光祿大
夫賜爵渤海公母蓋氏追封清河郡君

于勁宣武于皇后父也初為征虜將軍宣武納其女
為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勁卒贈司空

孝明踐祚以宣武胡后帝母也父河州刺史國琛為光

祿大夫後妻梁為趙平君

唐高宗王皇后父仁祐為羅山令高宗為皇太子以
仁祐為陳州刺史永徽初以仁祐為特進魏國公母
柳氏為魏國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

中宗和思趙皇后父瓌為壽州刺史坐越王真連謀
被誅神龍元年贈左衛大將軍

韋玄貞中宗韋庶人父也為晉州參軍庶人初納為
太子妃以玄貞為豫州刺史神龍元年中宗即位追
贈玄貞為上洛郡王

册府元龜 尊外戚 卷之二十四

睿宗肅明劉皇后父延景陵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

寶孝謹睿宗昭成寶皇后父也為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國公

玄宗王皇后父仁皎下邳人先天元年以仁皎為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祁國公

肅宗張皇后父去逸為太僕卿肅宗即位贈左僕射母竇氏封義帝縣主

代宗寶應二年追贈肅宗章敬吳皇后代宗母也祖神泉司徒贈后父令珪太尉贈后母李氏秦國夫人

德宗建中元年贈代宗睿真沈皇后德宗母也父故秘書

監易直太師貞元七年詔贈外祖隨令沈琳贈司徒追封徐國公與外祖易直等立五廟以琳為始祖緣

祠廟所須官給 王遇德宗昭德王皇后順宗母也父也官至秘書監貞元

中贈揚州大都督 順宗莊憲王皇后憲宗母也曾祖思敬試太子賓客

祖難得英武軍使贈潞州都督父子顏衛尉卿順宗內禪贈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顏太師

穆宗即位詔皇太后憲宗懿安郭皇后穆宗母也曾祖贈太保追

帝王部

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騎太尉母虢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

敬宗即位崇重母族贈穆宗恭僖王皇后敬宗母也父故

婺州金華令詔卿司空母張氏贈趙國夫人

文宗即位贈穆宗貞獻蕭皇后文宗母也曾祖俊為太保

祖聰為太傅父俊為太師

册府元龜

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二

弭兵 和好

弭兵

夫王者之兵本於禁暴聖人之武先乎不殺用以拯溺豈云耀威其出征也慰時雨之望其成功也思燎原之戒雖有忘戰必危之論亦著佳兵不祥之說歷

觀中古以迄後世或因疆理之甫定乘寇之方息以殘民蠹財而為念將戢戈橐弓之是圖繇是濬發明詔深惟遠馭示不復用以愛養於羣生悉罷以歸俾轉緣於農作以至厭於遠略疲於出師謹守備以息攻戰節經費而完物力使夫金革罔試而方夏以寧養老長幼不失其所斯之謂至德矣

周武王既克商乃偃武脩文

倒載于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祀射設庠序修

教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服乘禮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連秦然後天下知

武王不服用兵也史記云武王戒紂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音墟偃于戈振兵釋旅于天下不復用也

漢高祖五年十二月既平項羽五月兵皆罷歸家帝

下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前或相聚保山

澤不書名數

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

今天下已定

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復還也

使之以法教訓辨告

勿笞辱

辯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

武帝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初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

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貳師將軍李廣利

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

丞相刺史奏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

水早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絲繒

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

言以錐刀及黃金絲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

給田卒不憂乏糧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

較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

種五穀張掖酒泉

益多也

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

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

騎置即今之驛馬也

田一歲有積穀募

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

累重謂妻子家屬也

就畜積為

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

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

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

以安其意臣昧死請帝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日前

有司奏欲益民賦二十助邊用

二十者每口轉增二十錢也

是重

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西於車師千

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

開陵侯匈奴界和王來降者

危須尉犁

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

畜謂

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兵圍車師降

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

食讀漢日餉

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士雖各自載量而在道已

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

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廝留言其前後雖廝不相連及也廝音斯

者朕之不明以軍侯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

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匈奴與也若汝也乞音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與事而遣之

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與讀日禴參以著

龜不吉不行謂公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親問著龜廼者以駙馬書徧

視丞相刺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視讀日示爲文學謂

經書廼西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

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疆見顯示夫不足者視

人有餘言其誇張也視亦讀日示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日枯

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因敗公車方士太史

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

再得也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卦

諸將貳師最吉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

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言不效也繆妄也

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

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遺天

子馬表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

將不吉匈奴嘗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能音耐失一狼

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隊者依深險之處開

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

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

忿五霸所弗能為也五霸尚恥不為况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

者嘗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

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辛苦

而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於皮

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故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

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

口或虜得匈奴人言知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修馬復令馬復因養以免徭以補缺母乏武備而已郡國二

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繇是不復出軍

宣帝地節三年十月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

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

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隗囂

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
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

十二年既平隴蜀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
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
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
此非爾所及

二十七年減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
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中國
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役困乏力不當
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

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
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
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
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于聖世
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柔者德也
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
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
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
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

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嘗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兵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魏文帝討孫權臨江而還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上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漏屋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獵西歸矣

隋高祖開皇元年正月丙子陳國平四月壬戌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羣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士夫同舍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開通耳目宜從茲始喪亂已來緬將十載君無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婦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爲帝王志在愛養時有臻道不敢寧息內外職位遐邇黎民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執不發蕩然俱除兵可立威

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
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代路既夷羣方無事
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八月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廻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之滅大懷震懼大德封盧
三至館候五接之禮加於嘗數太宗曰高麗所居本
四郡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其國精兵必來救援又
遣舟師自東萊橫海以趣平壤水陸合勢此固取之
不難但關東諸州戶口未復朕意在含育不欲勞之
耳

十六年十一月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帝曰
高麗附庸之主朝貢不絕聞有篡弑哀之甚深因喪
致討乘危取亂雖必得之君子不貴且復山東諸州
凋弊未復吾不忍發言舉兵耳

高宗龍朔三年八月御內殿謂侍臣曰比爲海東負
纍須申弔伐是數年已來頻有勞役所在百姓誠大
辛苦况緣軍機調發科喚百端貪殘之徒恣意侵暴
兼復造船諸州辛苦更甚前令借問莫欲知其事實
然四方使至略不盡言表疏所陳皆涉順旨我密加
庶察在下非無怨咨如聞隋朝破亡緣爲征役不息

隋亡何必不繇此相傳其有此議且越海行兵備經難阻或斃鋒刃或遭沉溺追想非命有悼於懷昔漢武帝征伐四夷戶口衰減晚年感悟封丞相爲富民侯此卽故事分明足爲龜鏡前令三十六州造船舫者今欲總停使遠近百姓無役豈不善邪卽日下詔曰朕以寡昧纂承鴻烈肅宸巖廊之上凝襟華裔之表馭奔深於日慎儲祉存於勿休勉已勵精詳求大化徃爲奉成先志雪耻黎元是以數年之間稱兵遼海雖除凶戢暴義匪諸身疲人竭財役興於下泛滄流而遐濟踐危途而遠襲風之競海或取淪亡鋒鏑

交揮非有指仆顧惟匪德事有垂於七旬在躬延責情致慙於四海湯年罪已鑒寐斯在漢載富人周旋切念日者翹車聯映賁帛相輝庖鼎之前猶潛秀異關柝之下未盡英奇傳逸翰於西雍物殊寶於東序此王師薦發戎務實繁州縣官僚緣茲生過力役無度賄賂公行蠹政傷風莫斯爲甚前令三十六州造船已備東行者卽宜並停凡百在位宜極言得失悉無隱以救不逮

玄宗開元二年十月薛訥引兵至源渭遇吐蕃戰擊克捷帝遂停親征乙丑勅曰大戎背恩豕荐爲孽犯

塞侵牧乘洮涉渭朕託王公之上居司牧之尊憫彼蒼生情動整旅戒嚴有日先命偏師前驅進討扼喉拊背拉朽摧枯今諸將追奔相望獻捷遁逃已來邊鄙方寧夫出師天上觀兵塞下所以用威武也念人勞斃與人休息所以暢恩惠也被戎狄之爲患必在誅夷苟黎元之獲安寧資順動况去有徒費追無所及兼懷供帳之勞宜輟共行之典前取今日十二日親征者宜停

二十五年六月勅曰今邊隅無事寰宇乂安甸内置烽誠則非要其蒲絳等二十二州置絳師等共一萬八千九十八人宜並停勒還本邑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制應諸州團練將士等委本道節度及都防禦使等審與州府商議如地非要害無所防虞其團練人等並放營農休息

六月勅曰國中有事海内不康殲厥渠魁人自爲戰其死亡者可勝紀乎非其父兄卽其子弟責實繇朕禍非自天念茲恟恟痛入骨髓明神散亂元惡就誅四胡旣平罔不相賀遂欲衣裳爲國天下偃兵備七德之武同五星之色成朕之志實惟良臣關内侯東副元帥朔方河東節度使兼侍中中書令汾陽郡王

子儀邁德濟時盡忠憂國切勤王之義急偃伯之期思拯生人免其湯火善陳利害屢進封章以艱阻底寧務於清靜地非要害不可猶聞幕府事無防遏不可更置轅門請停河中節度并耀德軍宜依罷茲凶器姑欲息人離散可要瘡痍可復率是道也仁遠乎哉朕心所嘉期于至理宣示中外明政體焉

大曆五年正月罷河南淮南淮南山南東道副元帥其所管兵馬權隸東都留守時四方無虞務息人也憲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淮西平御史中丞崔元略論侍御史唐武當改官帝曰人之取名多矣何必武爲曩時蔣武已請改矣遂改唐武爲慶時議者見淮西初平謂帝遂喜武功及見改唐武名乃知帝厭兵人人相賀

和好

自建安以來三國鼎分當塗外禪吳蜀近爽及西晉喪亂五胡僭竊瑯琊南渡司牧遺黎其後元魏勃興上承正統諸國迭主分據中原秣陵更乎五朝華夏禪于三姓附之高齊載於二百當其繕兵闢力傳世撫封疆理交侵干戈迭用及夫天將悔禍民思息肩繇是冠蓋相望玉帛修聘咸築待賓之館相高專對

之能遂使烽鼓稍停耕桑漸復免罹鋒鏑之苦少救
塗炭之災邇後雖興取亂之師亦行繼絕之禮遵用
古道良足稱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八月吳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
等還丁巳使太嘗邢貞持節拜孫權為大將軍封吳
王加九錫帝又欲封權子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
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

三年正月吳孫權上書說劉備友黨四萬人馬二三
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隗囂
之弊禍發拘邑子陽之擒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勵威

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又云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權又以紙寫一通與

張昭

晉武帝泰始二年吳少帝孫皓遣人來弔祭有司奏
為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陀公孫述皆未正
君臣之儀所以羈縻來賓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
但以書答之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五月詔謁者僕射張濟使於後
秦姚興

六年冬十月晉遣使來聘
明元神瑞元年八月詔馬邑侯元陋孫使聘於姚興

又詔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太真與晉太尉劉裕相
聞使博士王諒假為平南參軍將命焉後劉裕伐姚
泓詔長孫嵩持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
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
嵩麾蓋遺以酈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
答之

泰嘗六年宋遣使來聘

太武始光二年四月詔龍驤將軍步推謁者僕射胡
觀使於宋

三年八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四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步趨謁者僕射胡觀
使於宋

神麈二年四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六月詔散騎侍郎周紹使於宋

延和元年五月宋遣使來聘

六月詔兼散騎嘗侍鄧頴使於宋

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嘗侍宋宣使於宋

九月宋遣使朝貢奉馴象一

十二月詔兼散騎嘗侍盧玄使於宋

太延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七月詔散騎侍郎廣平子游雅等使於宋

二年三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十二月詔兼散騎嘗侍高推使於宋

五年十一月宋遣使朝貢并獻馴象一

太平真君元年二月詔假通直嘗侍邢頴使於宋

二年四月宋人來聘

八月詔散騎侍郎張律使於宋

十二月宋人來聘

五年八月詔員外散騎嘗侍高濟使於宋

十一月宋人來聘

六年正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宋愔使於宋

九年正月宋人來聘

十一年十二月南伐車駕臨江宋文帝使獻白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為書致馬通問焉

正元元年十月宋人來聘詔殿中將軍郎法祐使於

宋

文成和平元年正月詔散騎侍郎馮闢使於宋

七月宋遣使朝貢

十一月詔散騎侍郎盧度世員外郎朱安興使於宋

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和天德使於宋

十一月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於宋

三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於宋

四年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驍騎將軍昌邑子婁內近寧朔將軍襄平子李五麟使於宋

獻文皇興元年正月癸巳宋遣使來聘

宋明帝也

二年三月戊午宋遣使來聘

三年四月壬辰宋遣使來聘

四年六月宋遣使來聘

孝文延興元年八月宋遣使來聘

二年正月詔假員外郎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宋

四年宋遣使來聘

是月宋明帝子後廢帝立

三年正月詔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使於宋

九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三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宋

十一月宋遣使來聘

五年五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宋

十一月宋遣使來聘

和好

太和元年八月宋遣使朝貢是年七月宋順帝嗣位

十一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李長仁使於宋

二年四月宋遣使朝貢

十月詔員外散騎嘗侍鄭義使於宋

三年四月宋遣使來聘是年宋順帝為齊高祖所廢

五年秋七月齊遣使來聘

七年七月詔假員外散騎嘗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

於齊齊武帝也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八年五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

齊

九月齊遣使來聘

十一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齊

九年五月齊遣使朝貢

十月復詔員外散騎嘗侍李彪尚書郎公孫阿六頭

使於齊

十年三月齊遣使來聘

十三年八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

侍郎侯靈紹使於齊

十二月齊遣使來聘

十四年四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邢產兼員外散騎
侍郎蘇季連使於齊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十五年四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李彪尚書郎公孫六
頭使於齊

九月齊遣使來聘

十一月詔假通直散騎嘗侍李彪假散騎侍郎蔣少
游使於齊

十六年三月齊遣使朝貢

七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宋弁兼員外散騎侍郎房
亮使於齊

十二月齊遣使來聘

十七年正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邢巒兼員外散騎
侍郎劉家叔使於齊

九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高聰兼員外散騎侍郎賈
禎使於齊時帝定都雒陽追詔聰等曰比於雒陽勅
卿仍留灑雒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後乃薄
伐且以蕭願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
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思六師三川是宅將底
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徃詔比所勅較

隨宜變之善最皇華無替指意

十八年二月齊遣使來聘

六月詔兼員外散騎當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郎王

清石使於齊

七月齊鬱林王爲明帝所殺立弟昭文是爲海陵王十月又殺昭文自立

十二月車駕南伐遂絕齊和好初梁武帝屢侵魏邊豫州城人成早生以城歸之詔遣中書舍人董紹慰勞紹至上蔡爲梁軍所襲囚往江東仍被禁錮領軍將軍呂僧珍斲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雒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梁武又遣主

書霍靈秀傳詔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梁武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霍靈秀送卿還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之所以得不死否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齊將齊狗兒等二

人欲以換紹及紹還宣武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
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

後周高祖武帝保定元年六月遣治御正殷不害等
使於齊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二年正月以陳主弟頊爲柱國送還江南

九月陳遣使來聘

三年七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陳遣使來聘

四年九月陳遣使來聘

五年十一月陳遣使來聘

天和三年八月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暹共
部尹公正報聘焉

十一月遣開府崔彥小賓部元暉使於齊時韋孝寬
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好而
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
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毋先捉在彼因其請和之
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
寬詳議孝寬乃於彼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
述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

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并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齊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先是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先沒在齊皆被幽繫護爲宰相之後每遣間行尋求莫知消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旣當重權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書與護曰天地隔塞母子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日下不觀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思恤恙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女媠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旣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上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散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于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大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

元寶掌賀拔統于各州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
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人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
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鄉人姬庫
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大語吾云我今走向
今軍旣至營遂告我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要
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
可不記此因緣也於後吾共汝在壽陽住時元寶善
提及汝姑兒賀蘭盛雒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
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
捉其兒打之唯盛雒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性

亡歲賀拔阿計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
奴來當迎女并盛雒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雒
著紫織成襖通身黃綾褱並乘騾同去盛雒小於汝
等二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汝明記之
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簡看知吾
含悲抱蹙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
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况如今者勢必
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
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求皆可
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

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相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貴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已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耳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開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嘗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惟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以書曰區宇分隳遭逢災禍遠離膝下二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寶如此不孝宿

殃積戾合鍾此身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隣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慙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真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鮮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歸放初聞此旨魂魄爽飛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卽蒙禮送平安入境遙奉顏色摧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敘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嘗蒙優禮摩敦垂勅曲盡悲酷備述家

事伏讀未周心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
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
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敗破之初薩
寶年已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
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嘗纏心腑天長
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
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寶
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優貴至
於歲時稱慶子孫盈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戴
視負愧神明齊朝沛然之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

及旁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
國有家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得奉見慈顏
永畢至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嶽未足勝荷
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
賜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
寄薩寶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
悲泣至於拜見事歸恐此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
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于再三而
母竟不至朝議以失期信令有司移齊曰夫有義則
存無信不立山嶽猶輕兵食非重故立誓弗違重耳

所以享國祝史無愧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司牧生民
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
鍾圯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
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
煩暑指克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
時申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辭未議言歸更徵酬
答子女玉帛旣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
意全乖本懷愛人以禮豈惟姑息要子責成貿親求
報寔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
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其曰仁人卧鼓潛

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
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列爲三安得獨全謂無損
益大家宰位隆將相悼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冤魂
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
震驚三軍憤惋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
數俘城下雖口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何更期
重入晉人再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
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
求敵詰朝請見相與周旋爲惠不終徒增深怨愛親
無慢垂訓尼父矜恤窮獨貽則周文環珞之義事不

繇此自應內省豈宜有問移書未送而母至

四年正月遣司會河陽公李倫等會葬於齊仍弔賻

焉

五月齊遣使來聘

六年五月遣納言鄭詡使於齊

十月遣右武伯谷會琨御正蔡斌使於齊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建德元年二月遣司宗李祭小賓部賀遂禮使於齊

三月齊遣使來聘

四月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辛彥之使於齊

七月陳遣使來聘

十一月遣小匠師楊勰齊馭唐則使於齊

二年閏正月陳遣使來聘

二月遣司會侯莫陳凱太子宮尹鄭譯使於齊

九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齊遣使來聘

三年四月齊遣使來會皇太后葬

十月詔御正楊尚希禮部盧愷使於陳

四年三月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治納言伊婁謙使

於齊

七月陳遣使來聘

五年八月陳遣使來聘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六年五月陳遣使來聘是歲帝既平北齊後梁明帝蕭巋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巋知之後於宴承間乃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敘二國艱虞唇齒犄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泗交流帝亦爲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義亦預焉帝指謂巋曰是登陴罵朕者也巋曰長義未抱樂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又命

琵琶自彈之仍謂巋曰當爲梁上盡歡巋乃起請舞帝口梁王乃能爲朕舞乎巋曰陛下旣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

宣帝大象元年九月遣御正杜果禮部薛舒使於陳隋高祖開皇元年二月丁未梁主蕭巋使其太宰蕭巖司空劉義來賀

四月陳遣散騎嘗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嘗侍王瑳來聘於周而帝已受周禪致之介國
二年正月陳遣使請和巋赦胡墅

册府元龜 和好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三年四月陳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帝以和好
不納遣兼散騎嘗侍薛舒兼通直散騎嘗侍王邵使於
陳

十二月陳遣散騎嘗侍周墳通侍散騎嘗侍袁彥來
聘

閏月遣兼散騎嘗侍唐令則通侍散騎嘗侍魏澹使
於陳

四年正月梁明帝蕭歸來朝初帝在周執政時尉遲
起兵時歸羣臣皆密請與師與廼等為連衡之勢進
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捲山南歸固以為不可
俄而消難奔陳廼等相次破滅及帝既踐極恩禮彌
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疋馬五百匹開

皇二年帝備禮納歸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陽尚
蘭陵公主繇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至是來朝
長安帝甚敬待之設歸位在土公之上賜練萬疋珍
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帶荆楚未復
舊都故鄉之念長軫懷抱朕
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

七月陳遣兼散騎嘗侍謝白兼通直散騎嘗侍賀德
基來聘

十一月遣兼散騎嘗侍薛道衡通直散騎嘗侍豆盧
寔使於陳

五年七月陳遣兼散騎嘗侍王詒兼通直散騎嘗侍
阮卓來聘

九月遣散騎嘗侍李若通直散騎嘗侍崔君瞻使於

陳

六年四月陳遣兼散騎嘗侍江椿來聘

八月陳遣散騎嘗侍王亨兼通直散騎嘗侍王春來

聘

七年二年陳遣兼散騎嘗侍裴豪兼通直散騎嘗侍

劉顛來聘

四月遣兼散騎嘗侍楊同兼通直散騎嘗侍崔儻使

於陳

八年正月陳遣散騎嘗侍袁雅兼通直散騎嘗侍周

止水來聘

二月甲戌遣兼散騎嘗侍何尚賢兼通直散騎嘗侍

韋軍使於陳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一百四十二

和好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三

弭災

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若乃司牧之重政治或失必示災祥以申警戒聖帝明王親而脩德懼刑政之壅蔽則勤於聽納恐驕盈之易至則身先節儉憂億兆之未泰則矜微卹隱念賦役之尚

繁則省財節用思忠賢之未進則寤寐遺逸慮邪佞之或邇則斥去羣小補禍為福變災成祥惟德是輔其理何遠是以堯之水湯之旱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皆明德格天至誠感神而咎徵自消妖不能勝矣

殷湯時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殷使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惟予小

履履湯名敢用玄牲告于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即

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惡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四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穀音邁今之禱樹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兩手搯之曰拱太戊懼問其相伊陟尹之子

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有關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與讀曰欬

武丁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髀耳而雉武丁懼祖

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唯天監下民
典厥義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

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若順聽服

也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乃曰其如台

天既孚命正其德謂其有永有不永乃曰其如台

鳴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王者主民當敬民事

天祭祀有常不當時豐于近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文王之蒞國八年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

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

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

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

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以罰

有罪也我必有罪也故以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

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

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具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節其

辭令幣帛以禮悅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遂與

羣臣行此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後

四十三年凡蒞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見踐

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之謂也

宣王時天大旱二年王以不雨遇災而懼側身修行

欲消去之祈于羣祀珪璧既卒乃雨大夫仍叔作雲

漢之詩以美之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

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

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治音直使切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適見于天適讀曰譴責也見音乎旬切災孰大焉災莫大於此朕獲保

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

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

生上以累三公之明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

思朕之過失令此謂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啟告朕

旬音蓋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及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者以輔朕之不逮

景帝後二年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没入之

武帝建元六年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

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開宴之處者

也帝素服五日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柳陽助陰也

元屬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帝及羣臣皆素

服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

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

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廼者地震北海瑯邪壤
 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
 輔太宮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
 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
 下帝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墮與隳同
 地節三年十月詔曰廼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
 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輔朕
 之不逮毋諱有司諱避也言雖有司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

甘露元年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季文廟火帝

素服五日

元帝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減樂府
 員省苑馬以賑困乏

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
 以相救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
 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言已德淺薄不足充入先帝之居室其
 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
 肉食獸

二年二月戊午地震三月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
 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言德壽考

終其天命 今朕恭承天地託於王公之上明不能燭德不

能緩災異竝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

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城郭官寺

及民室屋壓殺人衆獮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獮音垣 山摧地

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師衆也 治有大虧咎

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鬱鬱不

通之意也 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

朕甚憫之郡國被地震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

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

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多

菜色五穀不登人但食菜故其色變惡 慘怛于心已詔吏虛倉廩開

府庫賑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

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

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三年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詔曰邇者天災降

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

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

克詭無以相賑詭古厄字 加以煩擾乎苟吏拘牽乎微文

不得永終性命朕甚憫焉其赦天下

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逮

也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衆僚久慮慮古曠字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

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

遭災害饑寒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

匍救之其令大官母日殺不得日宰殺所具各減半食具也

乘輿秣馬無乏政事而已

永光二年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

法行而姦軌服軌與宄同亂在外日姦在內日宄今朕獲承高祖之

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

有怠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元元

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疾失牧民之

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為

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三月壬戌

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

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屢勅公卿日望有效婁古屢字

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中音竹中切施與禁切未合民

心施惠徧薄禁令煩苛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

苦靡所錯躬錯置也音曆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

湛掩日久奪光湛讀與沈同湛掩者是掩而湛沒迺壬戌日有食之

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

丹元天圖 帝王部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七

異等賢良直言各一人

四年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食之詔

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

今朕晡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

不惑眩是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還返也邪說空進

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愛憎

也各異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

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孔甚也言

災異既多百姓甚可哀也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

修永以輔朕之不逮謂當慎修其身思為當久之道也直言盡意無

有所諱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

孛于東方始正而虧言始即帝之正而彗星之虧也咎孰大焉書云

惟先假王正厥事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若違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羣

公孜孜師先百僚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

已毋行苛刻恕者仁也仁已之心以度於物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三年十二月日有食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

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

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昆乘也昆蟲言衆蟲也人君不德謫見

天地災異屢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

戊申日食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

陳之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言我有遠道汝當正之無得對面順從唯唯退後則

有謗讟之言也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四郡國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獲保宗

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謂不副先帝之業傳曰男教不修陽

事不得則日為之食天著厥異幸在朕躬公卿大夫

其勉悉心輔予不逮百寮各脩其職惇任仁人退遠

殘賊惇厚也遠離也陳朕過失無有所諱

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詔曰乃者龍見于

東萊日有食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郵與尤同謂過也朕甚

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誠有可省減便安百姓

者條奏所賑貸貧民勿收

四月六月詔曰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屢降朕甚懼焉

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詔曰迺者日蝕星隕

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星孛見

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

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是秋詔曰朕承宗廟之

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比地動比比猶言頻也廼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

民壤敗廬舍朕之不德民及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

祿大夫循行舉籍舉其名籍也賜死者棺錢人三千

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詔曰朕獲保宗廟

不明不敏宿夜憂勞未皇寧息皇暇也惟陰陽不調元

元不贍未覩厥咎屢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

法未得其中惑上暴虐假執古勢字獲名温良寬柔陷

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

躬乃正月朔日有食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

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

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平帝元始二年大旱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

斗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

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

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

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中山之安定也起宦寺

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

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民君宅二百區以

居貧民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食戰栗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

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谷取傭爲尋求之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輔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既盡也詔曰朕以無德

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

大春秋圖識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

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書各言得失

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

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

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

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

有宣滌之心閔唯樂而不滌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飛蓬隨風微子所

嘆管子曰應門聽政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永謂之飛蓬飛蓬之間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永

覽前戒竦然驚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

冠履勿劾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皇皇未知其方

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暢乎昔

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

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寃存恤鰥孤勉思職焉

十八年四月己未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

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理寃獄錄輕繫

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各山大川能興雲雨

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荆州其山曰衡山其川曰江漢豫州其山

丹元彙編卷一
日華山其川曰榮洛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淮泗
兖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河沂雍州其山曰嶽其川
曰涇汭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其川曰河沂冀州其山
曰霍其川曰漳并州其山曰嘗其川曰滹沱此謂九
州各山大川
滌音子禮切
長吏各潔齋禱請冀蒙嘉澍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卽位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
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供養
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
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
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
穴爲先勿取浮華又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

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凶年無時而爲苗
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代
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災咎輒有開墮反風之應今予
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
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
下之報務加肅敬焉
和帝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見公卿
問得失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
各言封事
八年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

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責事者專
咎白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惘矜思弭憂釁昔楚嚴
無災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將何以輔朕不逮以塞
災變百寮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寬
虐恤鰥寡矜孤弱思致災與蝗之咎

十六年秋七月戊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

霑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

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禮記月令孟
秋之月命有

司修法制繕囹圄具
桎梏斷薄刑決小罪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

安帝永初三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壬辰公卿詣

闕謝詔曰朕以幼冲奉承鴻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
逆陰陽至今百姓饑餓更相啗食永懷悼嘆若墜淵
水咎在朕躬非羣司之責而過自貶引重朝廷之不
德其務思變復以助不逮

四年正月元日會以年饑徹樂不陳克庭車每大朝
會必陳

乘輿法物車輦於
庭故曰克陳車也

建光元年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詔三公
以下各上封事陳得失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帝縞素避正
殿

陽嘉元年二月京師旱庚申勅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雒請雨
 戊辰雩甲戌詔曰政失厥和陰陽隔并冬鮮宿雪春
 無澍雨分禱祈請靡神不祭詠深恐在所慢違如在
 之義今遣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岱山東海滎陽河
 雒盡心祈焉濟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為滎澤故於滎陽祠焉

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
 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災眚屢見咎徵
 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兢兢祇畏不知所裁羣公
 卿士將何以輔其不逮奉答戒異異不空設必有所

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桓帝建和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月乙亥詔
 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
 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
 象間者日食毀缺陽元晦暗朕祇懼潛思匪遑啓處
 傳不云乎日食脩德月食脩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
 徒故建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没入者
 免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
 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
 本郡唯没入者不從此令

永興二年九月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涌水蝗蟲滋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荐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爲饑餒者儲天下一家越不糜爛則爲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饑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致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

魏明帝太和五年三月辛巳以四年十月至是不雨

大雩

景初二年有彗星見張宿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雒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

齊王正始元年三月以旱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謹言嘉謀各悉乃心

晉武帝太始七年閏五月大雩大官減膳

咸寧二年正月以疾疫廢二月帝不豫及瘳羣臣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爲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

于社稷山川

五年二月以百姓饑饉減御膳之半

愍帝建興元年六月旱帝親雩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群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蓋天災譴誠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

二年五月以三吳大饑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蒸民而

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爲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疎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強況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其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削之使黃門侍郎虞駢音斐桓彛開倉庫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

成帝咸和九年六月以大旱詔大官撤膳省刑恤孤寡貶節用

咸康二年三月以旱詔大官減膳免所旱郡縣徭役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以旱詔出輕繫振困乏十二月

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減賦役玄象失度亢旱爲患
豈政事未治將有版築渭濱之士邪其搜揚隱滯蠲
除苛碎詳議法令咸從損要

膳
孝武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月有蝕之詔太官撤

四年二月詔曰年谷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
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乃減半凡諸役費自
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

後魏文成和平五年四月以旱故減膳責躬是夜澍
兩大降

孝文時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而雪不
克饗帝曰朕經始正殿功構初成將集百寮考行大
禮然彤雲仍結霏雪驟零將繇寡昧未能仰答天心
此之不德咎竟焉在卿等宜各陳所懷以救不逮鎮
東將軍定州刺史樓毅稽首對曰雪霜風雨天地之
嘗夏霖冬霰四時之節今隆冬雨雪固是其時又禮
云雨沾服失容則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爲異帝曰昔
劉秀將濟滹沱爲之冰合但朕德謝古人不能仰感
天意

太和四年二月癸巳詔曰統承乾緒君臨海內夙興

時旦如履薄冰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品物資始膏
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饑乏朕甚懼焉其勅天下祀
山川群神及能興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民有
疾苦所在存問

五年四月甲寅詔曰時雨不霑春苗萎悴諸有骸骨
之處皆勅埋藏勿令露見有神祇之所悉可禱祈
十二年九月甲子詔曰日月薄蝕陰陽之嘗度耳聖
人懼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設誠故稱日蝕脩德月蝕
修刑迺癸巳夜月食盡公卿已下宜慎刑罰以答天
意

十五年正月不雨至于四月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
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繇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
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
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
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已以待天譴

時帝居太后
哀故有此詔

十七年五月丁丑以旱撤膳
宣武景明四年四月戊戌詔曰酷吏為禍繇古同患
孝婦滌刑東海焦壤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冤獄乎
尚書鞫京師見囚務虛聽察之理已亥帝以旱減膳
撤樂辛丑澍雨大洽

正始元年六月以旱撤樂減膳公卿以下引咎責躬
詔曰朕以菲德政刑多舛陽旱歷旬京師枯悴在予
之責夙宵疚懷有司可循案舊典祇行六事囹圄寬
滯平處決之庶尹廢職量加修舉鰥寡困窮所在存
恤役賦殷煩咸加蠲省賢良讜直以禮進之貪殘佞
諛時加屏黜男女怨曠務令媾會稱朕意焉又親薦
享於太廟及錄京師見囚殊死以下皆減一等鞭撻
之坐悉皆原之

永平元年五月帝以旱故減膳撤樂

二年五月帝以旱故減膳撤樂禁斷屠殺

延昌元年四月丁丑帝以旱故減膳撤樂詔尚書與
郡司鞠理獄訟又詔食粟之畜皆斷之

三年二月詔曰肆州秀容郡殷城縣鴈門郡原平縣
並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
朕甚懼焉祇畏兢兢若臨淵谷可恤瘼寬刑以答災

譴

孝明熙平元年五月丁卯朔詔曰災旱積辰苗稼萎
悴比雖微澍猶未霑洽晚種不納企望憂勞在予之
責思自兢厲尚書可釐恤獄犴辯其淹枉簡量輕重
隨事以聞無使一人怨嗟增傷和氣土木作役權皆

丹元錄 卷之四十二
休罷勸農省務肆力田疇庶嘉澤近降豐年可必
神龜二年二月譚曰農要之月時澤弗應嘉谷未納
三麥枯悴德之無感嘆懼兼懷可勅內外依舊雩禘
率從祀典察獄理冤掩骼埋骼冀瀛之境狂寇暴野
死者既多白骨橫道可遣專令收葬賑窮恤寡救疾
存老准訪前式務令周備三月澍雨大洽

正光元年五月詔曰朕以寡薄運膺寶圖雖未明求
衣惕懼終日而闇昧多闕矣旱爲災在予之媿無忘
寢食今刑獄繁多囹圄尚積宜敷仁惠以濟斯民八
座可推鞠見囚務申枉濫又詔曰穰災招應脩政爲

本民乃神主寔宜率先刺史守令與朕共治天下宜
哀矜勿喜視民如傷况今災旱歷時萬姓彫弊而不
撫恤窮寃理決庶訟可嚴勅州郡善加綏隱務盡聰
明加之祗肅必使事允人神時致靈應其賦役不便
於民者具以狀聞當便蠲罷

二年七月癸丑詔曰時澤弗霑禾稼凋損在予之責
夙宵震懼維剋躬徹樂仍無昭感有司可循案舊典
祗行六事固行淹枉隨速鞠決庶尹廢職量加脩厲
鰥獨困窮在所存恤役賦煩民咸加蠲損賢良謹直
以時昇進貪殘邪佞卽就屏黜男女怨曠務令會遇

冊所元龜 卷之一百四十三
庶革正懲違有殫災沴

三年六月詔曰朕以冲昧夙纂寶曆不能祗奉上靈
感延和氣致令災旱頻歲嘉雨弗洽百稼焦萎晚種
卞下將成災年秋稔莫覲在予之責憂懼震懷今可
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嶽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
者盡其虔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薦享上下羣
官側躬自勵理冤獄止土功減膳徹樂禁止屠殺
四年八月戊寅詔曰朕以眇闇忝承鴻緒因祖宗之
基託王公之上每鑒寐屬慮思康億兆比雨旱愆時
皇運舛錯政理闕和靈祇表異永尋夕惕載愆于懷

宜詔百司各勤厥職諸有鰥寡窮疾寃滯不申者並
加憐恤若孝子順孫廉貞義節才學超異獨行高緒
者具以言上朕將親覽加以旌命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
里內禁酒四月又禁屠宰

建德元年五月帝以大旱集百官于庭詔之曰盛農
之節亢陽不雨氣序愆度蓋不徒然豈朕德薄刑賞
非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進直言無得有
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

二年三月不雨至于七月集百寮于大德殿帝責躬

罪已問以治政得失

宣帝大象元年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繇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臨區宇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于秋季及此玄冬幽顯慙慙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祿軒轅爲於後官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尚行政事垂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焉將避正寢齋居哀念惡衣減

膳去飾徹樂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邪不濫及賞勿踰等選舉以才宮闈修德告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銷天譴于是舍伏衛徃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甲子還宮

隋高祖開皇三年四月旱帝親祀雨師于國城之西南

十四年正月以歲旱祀泰山以謝憊咎大赦天下

